

年金類入圍 | 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 |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下午四點半
 地點 | 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決審委員 | 周芬伶、陳芳明、楊照、蔡素芬、賴香吟 (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 | 封德屏
 記錄 | 林蚊霜



年金類第一階段 (入圍) 決審會議現場。
 順時針左起：賴香吟、蔡素芬、陳芳明、封德屏、楊照、周芬伶。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五十六篇來稿，共有五十一篇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李金蓮、陳素芳、傅月庵、廖志峰於三月四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一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周芬伶、楊照、蔡素芬、賴香吟公推陳芳明為主席，本屆年金獎助需選出入圍者共三名。主席首先請五位評審針對此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蔡素芬：因為是連續兩年看，難免會有一種比較的心態。我感覺今年進入決選的十一篇作品，有點勉強。在這十一篇作品裡，我會去思考：這是臺北文學年金，徵文辦法裡應該有提到主題要和「臺北」有關，因為寫作要靠一種誠意，參加這個年金獎項的作者們，既然要參加這個獎項，應該在作品上要盡量符合徵文的主題跟「臺北」有相關，但在十一篇作品裡，我覺得滿勉強的。有的只是一個地點，而人物和地點沒有產生非常必然的關係，那樣的故事發生在別的地方可能也成立；部分作品是有觸及到臺北主題，但既然是文學年金，我們就要考慮到它的文學技巧等，因此今年的作品我會感到難以挑選。

賴香吟：我的感覺和素芬剛剛講的一樣，接近魚與熊掌的問題，是要就文字的質地作為文學的出發點？還是就徵獎的性質？依文體分類的話，詩、散文、小說，剛好這十一篇平均地呈現了這三種體裁；其中有幾篇很符合徵獎性質，也有幾篇有文學潛力，但在徵獎性質上可能要打一點問號。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看看要用什麼樣的標準來做選擇。

周芬伶：我是比較早期看的，那個時候件數並沒有那麼多，其實大部分進入決選的選擇性就已經很小

了。挑選二篇，可能還湊不到三篇。這次十一篇，各個文類都有，以前好像是小說比較多一點，這次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我自己挑選的時候，會根據這三個不同的文類，起碼讓它有文類的平等：小說一個、詩一個、散文一個。雖然以詩和散文看來，成書的分量是不如小說那麼龐大。如果我們真的必須選出三篇，其實是沒有三篇特別傑出。

楊照：因為我看過比較多年，所以大概都會有所比較。過去文學年金最理想的是，看到一種作品，它剛好符合主題，是作者本身就很想寫，所以順理成章地因為有這樣的年金，就申請，我想這也是年金當初的本意：讓你把作品寫出來。但這次看起來，這種作品很少見。只好換另外一種標準：因為有年金，所以逼著你去想，自己和「臺北」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然後去完成一個比較像樣的作品。這是我第一個感覺。

第二件事情是，過去長期以來，如果我印象沒有錯的話，這個年金在處理「詩」的文類上，碰到很大的困擾，或者，甚至直接說對詩是有「歧視」的。我大概可以理解，以詩人本身，對以詩的形式來申請年金會不太同意，可能會覺得詩不是以這種方式，硬去寫出來的。可是我想今年進決選的詩稍微多一點，等會可能要問一下主席。我自己對於詩可能還要稍微再處理一下，這是我會覺得自己感到困擾的。

另外，今年又碰到一個很多年以前碰到的問題，但好多年沒有再出現。萬一它來申請的時候，表現的載體不只是文字的時候，要怎麼考慮？譬如我記得陳俊志，他的寫作是和紀錄片放在一起，所以要不要考慮？因為它的形式是文字配合紀錄片，應該怎麼去衡量？今年有田運良〈北城·人間田——我的詩浮繪〉，因為它是詩和畫放在一起。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多少還

是必須有一個討論和共同的標準，這是我自己也會感到困擾的，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陳芳明：因為我是去年第一次參加，我覺得去年的比較好。我們先講詩吧，王正良〈愛旅行，毛——臺北，2016〉，那個「愛旅行」加個「毛」字的題目，就怪怪的，其實我蠻偏愛其中幾行詩，我覺得寫得還不錯。田運良〈北城·人間田——我的詩浮繪〉已經寫那麼久了，有一定的水準，可是看不出寫的東西跟「臺北」的關係，〈愛旅行，毛——臺北，2016〉也差不多，很難和臺北有什麼關係。

散文的話，就是廖宣惠（伊絲塔）的〈飛羽集〉，好像用動物園的場景來寫羽毛，可是為什麼要那麼掉書袋？我是覺得散文不要掉那麼多書袋，滿可惜。

我當然覺得比較有「臺北」感覺的，大概就是小說。這裡面的小說，最主要還是語言的問題。張怡微已經是一個熟練的寫手，〈臺北 RUNAWAY〉不管是文字的使用，或從陸配來臺北的書寫，算是比較深入，而且頗有看頭，是蠻有在地感的。除此之外我就覺得有點模糊。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圈選三篇，結果為：

四票作品

張怡微〈臺北 RUNAWAY〉（周芬伶、陳芳明、楊照、蔡素芬）

三票作品

伊絲塔〈飛羽集〉（周芬伶、陳芳明、楊照）

兩票作品

王正良〈愛旅行，毛——臺北，2016〉（周芬伶、陳芳明）
唐墨〈中篇歷史小說集：臺北曼荼羅〉（蔡素芬、賴香吟）

一票作品

盧慧心〈錯覺〉（楊照）
嚴勳業〈再見中華——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賴香吟）
24號〈我的父親 Peter〉（蔡素芬）
張耀仁〈血的練習〉（賴香吟）
○票作品
楊紅〈捉馬筆記〉
柯爾克孜姑娘〈寶藏巖公社記事〉
田運良〈北城·人間田——我的浮詩繪〉

一票作品討論

盧慧心〈錯覺〉

楊照：這篇我可以放棄。至少試寫稿不太清楚它和臺北間的關係。純粹站在小說的角度上，至少我會想要看到這樣一部小說的完成，但因為從試寫稿與寫作計畫書的搭配上來看，為什麼我會說我願意放棄，因為我沒有十足的把握，盧慧心對於長篇小說會碰到的難處，有足夠的理解，

能夠掌握它變成一個長篇小說。她在很多的描寫上，和過去的寫作成績，我想掌握比較短的小說與寫作方式，她應該是沒問題。但她的長篇能寫到怎麼樣的程度，至少試寫稿是看不出來的。

蔡素芬：我補充一下，她的寫作計畫只是談到她想要寫的故事是「發生在臺北，裡頭有各式各樣的人，繞著各式各樣的錯覺打轉」，所以讀到這裡，我以為她會用好幾篇短篇去呈現，可是從她的計畫和試寫稿判斷，應該是個長篇。試寫稿所提供的，我們看到的是對性的描寫、對命案懸疑性的描寫，我沒有看到它和臺北的關聯，她的計畫書裡「沒有計畫」，去詳述寫作主題和這座城市有什麼關係？只是因為住在這城市裡，有各式各樣的人。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不完備。

她很有寫作能力，她的小說也充滿了畫面感，可是作者還是要有一個嚴謹的態度，你今天要申請的是可以拿到二十萬元的寫作計畫，應該把徵文辦法釐清楚，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資料？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想她下次再提出年金計畫時，應該注意這一些細節，不然就太可惜了。周芬伶：我覺得她應該要有多一點的寫作資歷，再來參加年金，因為她還是在比較初步的寫作狀態，所以成書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陳芳明：我是看她的寫作文字，例如她寫「去撫自己的背」或「去背上」，為什麼要用「去」呢？語言的表達我覺得怪怪的，我看完就對她的文字經驗有一點懷疑。

嚴勳業〈再見中華——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

賴香吟：就徵獎性質來講，它是滿貼切的作品，從構想，也可以看出這個作者至少是很認真地想要去

完成這件事情，基於這一點，我給它一票。但也有兩個問題：其一，像楊照剛才所提到的，是不同的文體組合起來的東西，雖然它說不想寫成報導文學，但這裡面確實有田調紀錄或學位論文的味道，也像報導文學和文學作品加在一起，到時候他是不是能夠駕馭得了？最後會製造出什麼樣的產品？我不是很放心。

另外一點，作者思維上很認真、很嚴肅，但是文字弱了點，不過，題目也講了是「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點出了他不完全是要從文學角度出發，既然如此，可以給他機會試試，看這個題材完成之後，有沒有可能呈現出吳明益等人之外的寫法。就試寫稿來看，我覺得起碼有一個寫作者的初心在，有他很真誠的探問，這是一個不錯的寫作出發點。

楊照：我沒有投是因為一個很簡單的標準。看他的計畫和試寫稿，就算寫完，我大概沒有足夠的耐心把它看完。我想最大的問題是，它所提供的角度和觀點真的太通俗了。寫中華路、寫外省人，作者可能很真誠、也很用心、很努力，但沒有讓我看到很特別、很新鮮的東西。做為一個讀者，我就真的對這個作品沒有好奇心。

蔡素芬：要成為「作品」，文字要通，而且層次感要出來。要做這種有點紀實、紀錄性的書寫，層次感不出來、太凌亂，是沒有辦法讓讀者讀下去的。作品裡面講述的，包括幾個主人翁的身分很一般、沒有特殊的觀察點。作者的文筆，還沒有辦法去駕馭，沒有特殊的角度去切入。事實上，中華商場應該有很多故事，不是只有他所提出來的這五個家庭，很多故事可能會有一些細節是很精彩的，可能是吳明益小說也沒有交代到的，也是我們很期待的。但是這一篇沒有帶來驚訝感。

周芬伶：其實我對他的作品有印象，好像參加過類似故事館的採訪生命故事之類的。他的東西都是短短的，比較不容易出錯。這樣的寫法碰到篇幅很大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尤其這麼大的主題，反而沒有後面得獎的兩個題材吸引人，之前的作品講繡莊、講小人物，我覺得這些故事還比較貼近他的生活經驗，可是講中華路的這個作品沒有什麼特色。

陳芳明：我看到他的題目時，是滿好奇的。尤其是在講「人類學」，應該是做在地文化的田野調查，可是看不出來。而且題目太長。他大概就是要寫散文，但是看不出來整體結構，至少在讀的過程裡是很難吸引人。

24 號〈我的父親 Peter〉

蔡素芬：我給它一票，是對它有所期待。她的父親一九四九年到臺灣，當高階公務人員，然後以臺北為他人生的場景。這位小女兒，想要透過父親和臺北的連結去創作。她的試寫稿寫出來的比較多是父女的感情，可是她的章節裡談到「父親的臺北地圖」，先做了一個定標，父親曾經待過哪裡。所以我對於她寫一九四九年來臺灣，活到九十六歲去世的父親，以及觀察與人事的往來很密切的生活方式，與臺北的地點帶出來的時代的文化，有所期待，所以才選它。

因為起碼計畫裡告訴我們每一章的內容。試寫稿裡面，有時候只是一個小片段，可能她還沒有編排，想到什麼就先寫，最後應該會融入到她的哪一個篇章裡面去。我覺得這個比較像一個素人，有很多的情感，想到什麼先寫下來，之後再組織成一篇作品。之前在高雄的文學創作補助看過她寫她母親，寫得很好，把高雄早期的「吧女」和「美軍文化」帶進去，寫得很靈活。所以我對她有期待。

楊照：它最精彩的是故事大綱。可是我一看試寫稿就覺得不行。她身上的體驗，我可以感覺到是那樣的驚人、那麼樣的豐富，可是她的東西太通俗了。尤其是最後寫她父親告別式那一段，我覺得你怎麼把那麼真實的東西寫成了通俗小說？我也同意素芬剛剛講的，附錄裡她寫母親的作品寫得很好。可是或許她對臺北，或者她對父親走過的那個臺北，她真的不了解，所以她充滿了二手的、通俗的想像，我覺得那個會是她最大的致命傷。

蔡素芬：她提到自己十九歲就來臺北跟父親住，一直到父親九十六歲過世。當然她父親去過的地方她不可能隨時待著，但她計畫裡有提到，她父親去過的某些地方，有一章是「父親的臺北地圖」，那一部分我們沒看到她的試寫稿，我說的我有所期待，是我希望她從那裡帶出一個時代感。

楊照：一開始那個「芳庭大廈」的描寫，寫慶祝她二十歲的生日那段，我真的懷疑那是不是她的記憶？我覺得她在符合她想像中那個時代的某種東西，但她沒有能力讓那個東西可以感動我們。蔡素芬：如果她這樣的性格是看事情容易浪漫化呢？

楊照：沒有啊。是堆疊了太多成語。

陳芳明：其實文章一開始好像要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好像有父女戀的樣子，好像有一個驚天動地的題材要出現了，結果什麼都沒有。

賴香吟：這一篇是所謂的材料非常有趣，但文字非常的無趣。我本來期待她至少寫出在那個年代裡，臺北之外，比較邊陲的地方，對於「黨政」、「臺北中心」的幻想，因為這類幻想可能真的存在過。如果真的能夠有一種文字去把這個在高雄，有一點戀父（這個父親是很有政治權力、很臺北中心權力的）的愛慕寫出來的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寓言。

就試寫稿來看，如果〈再見中華——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叫做有瑕疵的文字，〈我的父親 Peter〉則是平庸的文字。「瑕疵」與「平庸」，我願意選瑕疵。

〈我的父親 Peter〉用了很多刻板印象，我本來期待出奇制勝，因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後設的時代，我以為會有一些文字來把那個幻象戳破，結果她完全很認真地、木乃伊般地沉浸在過去的時代裡。

張耀仁〈血的練習〉

賴香吟：這次的十一篇裡面，文字熟練、文體操作比較好的，大概有三個作品：〈臺北 RUNAWAY〉、〈錯覺〉、〈血的練習〉。

〈錯覺〉剛才大家已經提過了，盧慧心是一個非常好的作者，善用浮光印象，場景切換很有電影感、視覺感，一個文字非常漂亮的作者。但剛剛素芬和楊照都提到，對於她是不是能駕馭長篇這樣的題材，是有懷疑的，而這個懷疑又沒有在她的計畫書得到一個說服。

〈臺北 RUNAWAY〉，張怡微當然沒有問題，但就閱讀的新鮮感，我必須要說，〈血的練習〉會比〈臺北 RUNAWAY〉來得多一點。這份試寫稿，如果是中篇尚可，要發展成長篇，我有點擔心。它的文字很細、很美，每個字靜靜搔到心處，但是坦白說，有些刪掉無所謂，可以使小說敘述緊湊一點、俐落一點。

論計畫的完備，比較謹慎地在文字上做練習和展開，我投了一票給〈血的練習〉，它的題材本身就微變性質來講，是比較接近的。

周芬伶：〈血的練習〉其實很政治正確。我滿喜歡他的文字，我覺得他的文字變好了，但是他的小說

技術還是起不來，不知道爲什麼？還是有一個東西卡在那裡，很怕這個作品寫完還是一個跟過去一樣的東西、重複的東西，他的練習好像一直都在練習，但文字有變好，我建議他去寫散文。

楊照：我是建議張耀仁不要再寫這個系列的東西，他做爲一個小說作者最大的問題就是：他都是用「想出來」的，也就是剛剛講說「政治正確」，覺得說這是「對」的題材，我應該去寫，然後非常非常努力地想要把它寫出來，可是他對這些東西沒有確切的、非寫不可的感情。我不是說不能寫別人的事情。剛剛芬伶那樣講，可能比我講得更清楚：希望他去寫散文。我覺得可能也是。不要再寫這些勉強自己要做到的 project，我覺得他不要用三部曲把自己綁死，因爲這種硬是設計出來的東西，我覺得可以寫作的人，應該要更誠實去面對自己更有感情的東西。我是看到張耀仁過去一路寫下來，我是建議他不要再寫三部曲了，可以寫很多其他的東西。

蔡素芬：這一部雖然地點設在臺北，但是從試寫稿看不出太大的臺北地理性，內文的地理描述有時感覺是在一個偏僻的地方。主題寫新住民的第二代，計畫裡有提到他要用「狗」、用「血」、用「賽鴿」（有些生意人心腸壞，在海上放走鴿子，飛到半途跌落下來的很多），其實用這樣去定位「新移民第二代」的邊緣位置，反而定位了第二代，不必這樣。用象徵符碼替這樣的族群定位，我不覺得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因爲很多事情，用不同角度去看，可以更寬廣。主題已經用負面象徵去定調了，可能會失去多層解讀的深刻性。

陳芳明：就像剛才楊照講的，你要寫這樣的題材，必須真的像顧玉玲那樣，就落實到與更多的新住民的技巧。

真正的互動、真正的調查。這完全就是一個政治正確的議題，他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營造故事

蔡素芬：他要寫的主題是聚焦在「霸凌」，一直在強調校園霸凌。其實校園霸凌的形式有很多種。

楊照：他都是意念先行。有霸凌、有反霸凌、有新住民、有賽鴿、有流浪動物，全部都是熱門的題材，然後放在一起。我真的希望他不要再用這個方式寫。

兩票作品討論

王正良〈愛旅行，毛——臺北，2016〉

周芬伶：他寫作非常早，一九九八年，斷斷續續地到現在，還沒出書。裡面的幾首詩是不錯的，寫詩的能力是不錯的，但是後面就不好了，有幾首是硬湊出來的。但是以前的品質來看，完成詩集的能力我覺得是綽綽有餘的，而且他寫了那麼久還沒有出過書，如果因爲這樣促成他完成一個詩集，也還不錯。

陳芳明：他的句法和語式，確確實實是有鍛鍊過。其實我們都很害怕詩會變成分行的散文，但是他沒有，而且他寫詩的場景就是臺北，騎著 Bike 在整個城市遊走。但我最主要的困擾是，題目叫「愛旅行，毛」，你可以說「在城市漫遊、遊走」之類的，我覺得這個題目真的是不好。但是他頗能寫。

周芬伶：題目不好，建議他改。但就一個寫作已經快二十年的人來說，他提了這個計畫，我覺得他應該是能力可以完成。再說，年金也不一定是非獎勵小說不可，只是我覺得他的寫作資歷與

能力是可以的，那麼鼓勵他四十歲了完成一本詩集，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賴香吟：當然我不是一個詩的專業寫作者，就試寫稿，比較而言，是比田運良〈北城·人間田——我的浮詩繪〉來得有力量，但是我的疑問是，他的寫作動機是「寫一首長詩」。我不懂什麼叫做「一首長詩」？我沒有辦法想像一本書會是一首長詩。我並不是質疑這個動機，我是就教於各位，我無從想像這個創作結果，或就創作動機來說，要怎麼一口氣寫一首長詩？

楊照：我無力回答香吟的問題。但我要提醒兩位，因為這也是我懷疑的。就他的試寫稿，總共寫了二百四十行，但他要寫的是一首四千行的長詩，如果我們依比例來算，等於一個長篇小說，他只給我們看到六百字，這是我懷疑的。你怎麼能夠寫四千行？你要有足夠的東西，讓我們覺得合理，你可以寫到四千行。他說要寫春、夏、秋、冬四季，然後都在臺北。我沒有辦法，只好去算這個比例，你只給我百分之六的試寫稿，我要怎麼相信你？這是一個多麼大的計畫，比洛夫〈漂木〉的三千行，還多一千行。我真的懷疑。

陳芳明：他要撐起四千行是不容易。

賴香吟：他如果分成四個概念，我比較能夠抓到這個計畫的模樣。但是他寫作動機直接告訴我寫一首長詩，我就突然失去座標了。雖然我覺得單首詩的品質是很好的，但是我沒有辦法判斷這個計畫。

楊照：詩是寫得很好。

周芬伶：有這樣的心能夠有一個長詩的作品產生不是很好嗎？

蔡素芬：既然是長詩的計畫，試寫稿提供給我們的這幾首，其實只有編號，我努力地讀它，實在摸不

著頭緒。我感覺很飄渺，由衷是像一根羽毛這樣，隨遊、隨漫談、漫寫詩嗎？例如他的第三首和第四首，到不同的遊點有不同的感想，不能有題目嗎？都用1、2、3、4，我無跡可尋，因為我不知道這根羽毛現在要飄到哪裡？不過他的每一首詩裡，我也覺得空間很大。但我感覺我抓不到每一個段落裡面，到底是要帶來什麼？因為既然有段落，你在這個段落裡，就是一首短詩，我是這樣看的。不然分段落的用意是什麼？必然是在這裡有一個階段、有一個段落、有一件什麼事或什麼心情，不管你是景、是情，想要描述。但我覺得它有時候飄得很遠，即便幾個段落和別的地方置換一下，我都不知道差異是什麼？可能我看他的詩還沒有習慣那個感覺，我抓不到，裡面沒有一個軸線。

陳芳明：他最主要是寫地景詩。

周芬伶：他的計畫有說明，說編序是依照是1至10，以及101和102，所以中間可能有一些想法的。

賴香吟：要寫四千行的話，幾個詩中敘事者，應該會有些互動，戲劇上的連結。如果有的話，在計畫書裡寫出來，會讓我們比較抓得住。

蔡素芬：這個是會變動的。因為他有解釋，很多稱呼的方式不是要特定去講什麼，而且詩中敘事者有很多不同角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龐大的詩，但是目前看不到軸線。

陳芳明：因為目前看到的就是春季，而且還沒有寫完。他每一首詩都有講到一個特殊的地點。又和洛夫不大一樣，洛夫是寫他的流亡。

楊照：洛夫是有個大結構，只是他有一些段落看起來不是為了那個長詩而寫。

蔡素芬：通常長詩，我們會比較把它定位為有一個故事性，敘事詩，那樣才能寫長。如果只是片斷的

心情拼起來，拼四五行，這樣稱為長詩也不對。應該會有一個主要的軸線出來。

周芬伶：其實就是看我們要鼓勵一個安全但是平庸的作品？還是說有點危險但是它有可能成爲一個不錯的作品？

陳芳明：如果得獎可以給他一個建議。

你要有一個主題，不是只有漫遊而已，也不是只有地景，而是你對於臺北這個多數，有某種批判的，或是疏離的內省。目前看起來是寫地景詩，不知道到秋天、冬天的時候，他會不會內斂一點，寫內心的感覺？

唐墨〈中篇歷史小說集：臺北曼荼羅〉

賴香吟：這一篇，在題材上比較特殊，就計畫書來講，寫得很實。試寫稿文字很好，但在寫到小說裡的重點，例如人和人之間的權力，起點、轉折或某一爭執，卻在關鍵點上跳掉，急轉直下。這些東西應該要寫細一點，如果他是要用文學的手法來寫。

蔡素芬：我覺得作者沒有要帶著批判性，或反映一些犀利的問題。他其實是在呈現、在整理。因爲宗教的，尤其佛教的東西，很容易引起攻擊、爭執。不好寫。他這種寫法，我看到安全的一面，它去呈現那個現象可能有一點避重就輕，但是在整理臺北的佛教道場，把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他的文字還算不錯，文辭精鍊。而且我把它當一種宗教文學來看，除了東年的作品之外，如果還有年輕的作者加入，我覺得是很好的。因爲佛教在臺灣其實是相當多人的信仰，它不好寫。

賴香吟：我對他的疑問就在這裡。我們期待的，就是他能找到一個文學的方法，去切這個不好寫的地

方。通常討論佛門論戰，就是因爲不好談，所以避重就輕，你今天借了文學這個題材，結果還是一樣避重就輕。

蔡素芬：你可以說他用比較和平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宗教問題，你一旦在這裡對立，其實小說出來之後，很多人不把它當小說，而當散文看，就會被人攻擊，這在臺灣是會發生的。這個作者他所採取的立場，我本來替他擔心，但因爲看他那樣處理，我反而覺得安心。因爲他如果處理一個現象，也是一個路線。所以我想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表現。因爲真的他要去找清楚佛教的不同宗派，也反應到不同宗派和商業間的掛勾，而作者看起來是要寫政治力的介入。

楊照：這個背景到底是什麼時代？因爲他沒有很清楚講的是哪一年。因爲是歷史小說，我就一定要知道時間點，但我說不出很明確的東西。這個小說文字很好，但文字沒有給我歷史感。包括他們的對話，他喜歡寫這麼多對話，但都不太像以前的人在講話。第一個，做爲歷史小說，他沒有讓我感覺時代感，這是我碰到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就小說論小說，爲什麼他要用第一人稱呢？我覺得第一人稱是他最大的問題。他怎麼可能用第一人稱去呈現這麼複雜的，包括政治、包括派別的东西，因爲已經是第一人稱了，所以這些東西一講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立場，所以從頭到尾，我覺得他真的不太懂小說。這是第一個麻煩的事。而且如果這篇作品真的就是四〇年代尾、五〇年代初的話，如果他用這種方式寫這個時代，我更不敢相信他有能力去寫日治時代。

蔡素芬：前面會更困難。

楊照：他的計畫很可怕，是要講南瀛佛教會。他要講二〇年代，當然陳芳明比我更有資格評斷，我

只能說我的評斷是，他一定沒有能力處理那個時代。

蔡素芬：他不可能寫得深入，因為光是在寫慈航法師的閉關，就寫得很奇怪。但如果有人要寫這樣的小說，我會用比較寬鬆的方式來看。

賴香吟：戰後的部分比較寬鬆，因為計畫書說是虛構的，虛構了一個清雲法師。

陳芳明：虛構沒有錯，但從一開始就從維基百科去摘不應該，你應該要做過歷史研究吧。

楊照：他對臺灣的寺廟大概有一定的理解，從龍山寺去連到南瀛教會，可是他完全沒有深入去探索。

蔡素芬：就是因為他沒有深入探索，他才敢提這樣的題目。他只能輕輕的碰觸到，不可能太深刻。

楊照：我只能說我真的表達我的問號。

陳芳明：就是歷史的縱深不夠，沒有歷史的深度。

二票作品討論

伊絲塔〈飛羽集〉

周芬伶：我會感覺到她對羽毛有特殊的病理，因為一根羽毛可以寫這麼多東西。當然，剛才有人說引了太多東西，但如果沒有這樣引，這本也撐不起來。因為她的經驗，可能素材沒有那麼多，所以它要變成一半是論述化，一半夾雜抒情。我想應該會用滿多的圖片，講小小的收藏癖。

楊照：我的心情跟剛剛素芬一樣。像這樣的作品是我會比較寬容去看的計畫，因為我自己喜歡比較知識的、知性的散文，我們相對地比較少看到知性的散文，所以我也會去看看它會引用什麼樣的文獻。我比較沒有那麼安心的是，既然要寫羽毛，從羽毛到鳥，我還是會有一個潔癖，

你應該還是要有一點動物學或生態學的背景，但是在她的試寫稿裡，她的知識完全是導向文學或者是思想，卻沒有自然，感覺到不平衡，這是我肯定和質疑的部分。

賴香吟：這一篇我可以接受。一般散文以物事為描寫的主題，我最怕情感是假的，但是這個計畫和她的試寫稿，讀起來是真的。我也同意它必須要加，把物事的描寫做橫向擴展，或把楊照的提議加進去，可能讓它縱向加深。

蔡素芬：因為它自己定位為哲理性散文，我就覺得有所期待，但是我沒有期待到哲理性的部分，我看到的還是比較個人情感，抒情性的散文。因為哲理性的散文，就是知性的部分，應該要給予而且還要帶著層次，最後可以引發一些空間思考。作者要告訴我們，你所體會到的哲理在哪裡？或者你要讓讀者思考的哲理在哪裡？可是我覺得沒有找到這部分，而且它的思緒是比較漫遊的，是跳躍的，情感有點耽溺，因此我有一點失望。這種寫法跟計畫中的寫作形式有一點不一樣，所以我沒有選它，因為我很害怕每一篇寫出來都很類似。

賴香吟：感情可以放得再強一點、個性化的強一點。現在雖然有情，但是太耽溺。與其說情感，不如說野性，再加一點野性。她對羽毛的情緒那麼強烈，是哪裡來的？也許可以再往裡面挖一點。

陳芳明：其實就是一種自然書寫。但吳明益就做得很仔細，他的田野調查，每個地方都看得很仔細。

如果可以接受它，應該要求作者在田調上更深入一點。

周芬伶：但我覺得有關羽毛這個意象，其實可以往文學方向走。像紐西蘭的諺語說「靈魂的重量就是一根羽毛」，如果很多原住民的神話、很多神話加進去的話，會是一本蠻好看的書。我不曉得它會怎樣寫，但是我會有所期待。

四票作品討論

張怡微〈臺北 RUNAWAY〉

周芬伶：條件很好，但這個題材不吸引人，有點硬寫，三段愛情故事沒有一段是好看。但作者條件是很好，以過去表現來看，真的是滿亮麗的。她如果真的去寫過客的心理，也許會很深入，誠實面對自己，可是她就是要去強調那種對臺灣已經很了解的樣子，反而東西都浮浮的，雖然我也投它一票。

賴香吟：它將兩岸三地人的飄浮感都處理了。

蔡素芬：但是也是爲了主題去找故事，把它湊起來。

楊照：它應該讓作品即使是試寫稿都應該要更濃縮一點，你會覺得這整個故事什麼東西放進來，什麼不放進來，好像都可以。沒有一個很必要、很清楚的主軸，然後可以判斷這些東西是有意義的，好像可以一直切，一直切進去。

賴香吟：作者書寫的特色或強項是她能在一個當下，把感覺迴旋，不斷地寫，別人寫兩個句子，她可以寫十個句子，而且，十個句子都不俗。在短篇裡，如此迴旋個八千、一萬可以，剛剛好，但以這個試寫稿來看，很多當下情緒描寫，我覺得多了點。

楊照：我覺得可以建議她。

蔡素芬：她寫一寫就跳出去，寫一段散文，再拉回來。慢慢整個看完，她的故事才出來，她的故事是慢慢出來的，並不緊湊。而且故事的設計還滿簡單，用三段，串聯的就是杜鵑颱風。我覺得

既然是短篇故事，不能三個故事分開寫嗎？一定要在一個章節裡面，把那三個故事都寫進去？看到中間，才發覺應該是杜鵑颱風串起他們相近的時間，但也只是時間相近，最後不知會不會有什麼交集。

楊照：還是要回到文學，把三段情感故事講好的本位上。剛剛賴香吟的話有打到我，就是它連中篇都太長的時候，真的不鼓勵它寫成長篇。所以我也在猶豫。

賴香吟：我可以修正一下，當短篇變成長篇，風格也可能截然不同，長篇有時也鼓勵細碎說下去，有些長篇體裁是這樣，我不能說我完全不鼓勵她去試試。

周芬伶：有不給它的理由嗎？

楊照：不太多啦。

蔡素芬：真的不太多。

陳芳明：相比較之下，它還是比較像個有規模的作品。

周芬伶：我滿喜歡她寫自己生活的部分，就算是寫小東西也很好看，可是她寫這個不熟悉的東西時就不大好看。完全失去她自己的味道。

楊照：還是可以有一個理由，就像我剛剛不投張耀仁的理由，就是我們是可以利用我們自己願意承擔的，不鼓勵他去這樣寫。這也是一個理由。但是必須說她的試寫稿還是寫得比較好。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一票作品中，楊照放棄〈錯覺〉，蔡素芬放棄〈我

的父親 Peter》，賴香吟放棄〈血的練習〉，保留〈再見中華——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五位評審同意〈再見中華——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進入投票。兩票以上的作品共四篇，就此五篇給分。最高三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臺北 RUNAWAY〉十二分（周芬伶一分、陳芳明三分、楊照三分、蔡素芬三分、賴香吟兩分）

〈飛羽集〉七分（周芬伶三分、陳芳明一分、楊照兩分、蔡素芬一分）

〈愛旅行，毛——臺北，2016〉五分（周芬伶兩分、陳芳明兩分、賴香吟一分）

〈中篇歷史小說集：臺北曼荼羅〉三分（楊照一分、蔡素芬兩分）

〈再見中華——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三分（賴香吟三分）

決賽結果揭曉。最後依得分高低由〈臺北 RUNAWAY〉、〈飛羽集〉、〈愛旅行，毛——臺北，2016〉三篇為文學年金類第一階段入圍得主。會議圓滿結束。